

Economic Features and Dual Labor Market of Global Citie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全球城市 经济特质与二元劳动力市场 ——上海的实证分析

余佳 著



学林出版社

Economic Features and Dual Labor Market of Global Citie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全球城市 经济特质与二元劳动力市场 ——上海的实证分析

余佳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城市:经济特质与二元劳动力市场:上海的实证分析/余佳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 - 7 - 5486 - 0089 - 3

I. ①全… II. ①余… III. ①劳动力市场—研究—上海市 IV. ①F249. 27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0886 号



全球城市:经济特质与二元劳动力市场

——上海的实证分析

作 者——余 佳

责任编辑——李西曦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6.75

字 数——16 万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089 - 3/F · 11

定 价——2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问题提出	(1)
二、相关概念辨析	(3)
1. 有关城市描述术语	(3)
2. 巨型城市与“世界城市”	(5)
3. “全球城市”	(9)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	(11)
1. 研究思路	(11)
2. 研究方法	(12)
3. 篇章结构	(13)

理论 研究

第二章 “全球城市”的经济特质	(17)
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	(17)
1. 全球化与新经济形态	(17)
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从“福特主义”到 “后福特主义”	(21)
3. “时空压缩”体验与“流动空间”理论	(23)
二、新国际劳动分工与全球产业的空间调整	(25)
1. 劳动分工的转换与新国际劳动分工的特征	(25)

2 全球城市： 经济特质与二元劳动力市场

2. 外国直接投资作用下的全球产业空间调整	… (27)
三、“全球城市”的区位特征与等级位序	… (30)
1. “全球城市”的区位特征	… (30)
2. “全球城市”的等级位序	… (32)
四、“全球城市”的生产者服务业与非正规部门	… (38)
1. 生产者服务业	… (38)
2. 非正规部门	… (41)
第三章 “全球城市”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 (44)
一、“全球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 (44)
1.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二元劳动力市场	… (44)
2. “全球城市”的外来移民	… (47)
二、“全球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	… (50)
1. “全球城市”产业结构与职业构成的变化	… (50)
2. “全球城市”收入结构与社会空间的变化	… (52)
3. 社会“极化”与“专业化”	… (54)
三、“全球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与 政府角色的关系	… (59)

实证分析

第四章 上海成为“全球城市”的经济特质	… (67)
一、上海成为“全球城市”的实力基础	… (67)
1. 中国内地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	… (67)
2. 全球资本的汇聚节点	… (70)
二、上海的生产者服务业	… (75)
1. 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化的趋势	… (75)
2. 其他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与集聚	… (80)

三、上海的非正规部门	(86)
四、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层级中的位置	(89)
第五章 上海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差异	(96)
一、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96)
1. 户籍归属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96)
2. 外来劳动力及其制度性歧视	(99)
3. 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况	(101)
二、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103)
1. 二元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	(103)
2. 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产业(行业)构成	(107)
3. 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收入结构	(113)
三、二元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配置及其解释	(115)
1. 二元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构成差异	(115)
2. 教育因素解释职业构成差异	(117)
3. 制度因素解释职业构成差异	(121)
四、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比较研究:新加坡、 香港、台北	(130)
1. 管制背景与实施政策	(131)
2. 外来劳力的数量变化	(134)
3. 共同特征与互相竞争	(136)
第六章 上海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	(141)
一、劳动力市场职业分层依据	(141)
二、中心城区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应的结构变化	(144)
1. 本地劳动力的职业构成变化	(144)
2. 外来劳动力的职业构成变化	(145)
3. 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收入结构比较 ...	(148)

4 全球城市： 经济特质与二元劳动力市场

三、中心城区整体劳动力市场对应的结构变化	(149)
四、上海城市整体劳动力市场对应的结构变化	(152)
1. 上海城市整体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构成变化 ...	(152)
2. 上海城市整体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构成变化 ...	(154)
五、上海与新加坡、香港、台北社会结构 变化的对照	(157)
 第七章 上海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空间分异	(163)
一、社会空间与社会空间辩证法	(163)
二、社会空间分异与社会空间极化	(165)
三、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空间分异	(169)
1. 研究方法的选择	(169)
2. 上海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异	(170)
3. 上海整体劳动力市场职业构成的空间分异 ...	(173)
4. 上海外来劳动力市场职业构成的空间分异 ...	(176)
四、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原因与社会后果	(179)
1. 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原因	(179)
2. 社会空间分异的社会后果	(181)
五、社会空间分异的应对选择	(182)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186)
一、主要结论	(186)
二、研究展望	(190)
 参考文献	(193)
 后记	(206)

第一章

◆ ◆ ◆ ◆ ◆

绪 论

一、问题提出

“全球城市”是目前阶段城市发展的最高等级,其理论模型的提出是以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级大城市作为原型。在“全球城市”的概念提出以后,不少学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企图论证“全球城市”理论模型的普遍性。在此过程中,有关“全球城市”的经济特征与劳动力市场、社会结构的“极化”(polarization)与“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市场因素与政府管制的作用等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Neil Brenner, 1998)。^①

在对“全球城市”理论验证与发展的过程中,实证研究始终是最重要的方法。一方面,“全球城市”理论模型的框架要点是从对于公认的“全球城市”的实际研究中归纳获得;另一方面,归纳获得的理论模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也必须通过对更多“全球城市”的实证检验才能够回答。特别是经过 Hill 与 Sassen 等人关于“全球城市”与发展型国家的学术争论以后,有关福利国家与发展型国家“全球城市”的异同,尤其需要通过对更多东亚发展型国家“全球城

① Neil Brenner, 1998, “Global Cities, Glocal States: Global City Formation and State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in Contemporary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1):1-31.

市”的研究来回答(余佳等,2008:330—337)。^①

上海是中国的首位度城市,也是目前学界公认的崛起于中国内地的“全球城市”。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上海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在城市迅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发展中国家城市内部二元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城市政体的制度因素在塑造上海城市新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其他“全球城市”普遍存在的移民劳动力市场不同的是:上海的外来劳动力主要来源于国内,并且受户籍识别等制度因素的准入限制,市场中高端和低端劳动力进入城市不同产业的难度各不相同;与此同时,本地劳动力在外来劳动力的竞争和冲击下,其从事的产业领域和职业范围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成长为“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上海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要城市,上海外来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也极其复杂;在从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大都市向市场体制下的面向全球开放的世界城市转型过程中,上海城市管制的政策和制度因素也错综复杂;并且,伴随收入和职业分化而来的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化和流动,使上海的社会空间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因此,在上海崛起成为“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研究城市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与空间组织的演变,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这有助于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全球城市”的深入认识,丰富和完善东亚发展型国家“全球城市”的特征模型与相关理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对于上海城市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的理解,从而能够为城市经济基础的转变、社会利益的调整

① 余佳、丁金宏,2008,《全球城市社会极化与发展型国家关系研究综述》,见宁越敏主编《中国城市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提供理论支持以及制度、政策建议。

二、相关概念辨析

1. 有关城市描述术语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有必要将描述城市的若干术语进行讨论和澄清。20世纪以来,对人口规模巨大或者地位重要城市的描述,已有不少术语。例如,“宫城”(imperial cities)(Driver and Gilbert, 1999)^①,“首位城市”(primate city)(Jefferson, 1939)^②,“大工业城市”(great industrial cities)(Dennis, 1984)^③,“百万人口城市”(millionaire cities)^{④⑤},“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全球资本城市”(global capitalist cities)(Kovacs, 1999)^⑥,“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巨型城市”(mega-cities)和“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等。虽然不同的术语反映了城市的多样性和学者各异的研究视角,但总体来看,上述术语对城市的描述不外乎从城市规模和城市功能两个角度。前者以目前仍在广泛使用的“巨型城市”为代表,着重从人口规模的集聚探寻对当前和未来城市的人文和生态影响;后者则以“全球城市”或者“世界城市”为代表,重点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功能及其作用。

① Felix Driver and David Gilbert, 1999, "Imperial Cities: Landscape, Display and Ident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② Mark Jefferson, 1939, "The Law of the Primate City", *Geographical Review*, 29 (2):226 - 232.

③ Richard Dennis, 1984, "English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ocial Ge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④ “millionaire cities”的概念最初由 C. B. Fawcett 在 1936 年的一篇论文“millionaire cities(1935)”中提出,参见下一脚注。

⑤ Audrey M. Lambert, 1956, "Millionaire Cities, 1955", *Economic Geography*, 32 (4):283 - 293.

⑥ Zoltan Kovacs, 1999, "Cities From State-socialism to Global Capitalism: An Introduction", *Geo Journal*, 49:1 - 6.

需要强调的是,对上述术语进行二元区分仅仅是为了方便对概念的认识。事实上,由于对城市观察和研究方法不同,同一个城市可以由多个术语加以描述。例如,纽约和东京这样的城市,就既是巨型城市,也是“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虽然,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同样较大,但两者之间并不完全等同。例如,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Karachi)以其人口规模足以进入巨型城市的行列,但就其在水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或者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而言,却很难称得上是“全球城市”。相反,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Zurich),虽然其人口规模算不上巨型城市,但如果考虑到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城市”。

以人口规模来定义巨型城市,相比从功能上界定“全球城市”(或者“世界城市”)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只要设定具体的人口数量门槛,就很容易对城市进行分类;而对后者而言,不仅首先要从概念上定义“全球城市”(或者“世界城市”),即使概念明晰,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化指标,在具体划分时仍然会遇到许多问题。例如,纽约和东京这样的城市,当然毫无疑问是“全球城市”,但是诸如曼彻斯特(Manchester)、首尔(Seoul)和上海这样的城市,能否归属“全球城市”,却不是一个轻易能回答的问题。虽然,通常的处理办法是可以在“全球城市”之下再细化出“亚全球城市”(sub-global city)或“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以说明各个城市在不同区域范围内的地位(Calthorpe et al., 2001)。^①但这样的划分,单纯从城市等级位序考虑,而欠缺从城市之间的关系(inter-city relations)角度研究城市的影响力(Taylor, 1997),^②所以仅仅具有形式上的

① Peter Calthorpe and William Fulton, 2001, “The Regional City”,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② Peter J. Taylor, 1997, “Hierarchical Tendencies amongst World Cities: a Global Research Proposal”, *Cities*, 14(6):323 - 332.

意义。近年来,西方学界趋向于把散布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大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重点关注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及其空间联系,在功能分析上较好地做到了定性和定量结合,在城市研究方面开拓了一条新路径。

2. 巨型城市与“世界城市”

“全球城市”作为一个术语提出,最早是在1991年,但与此相关的许多概念,在此之前的许多研究中,已被不少学者提出。

(1) 巨型城市

“巨型城市”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产生的过程中,Janice Perlman作出了重要贡献,她是著名的“巨型城市计划”(Mega-cities Project)的创办者与主持人。^①最初,巨型城市是指人口在800万以上的大城市;但90年代以后,联合国按照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等机构的主张,将巨型城市的人口数量门槛提升到1000万。由于历史上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口聚集在某个城市区域,所以巨型城市的出现,自然引发公众和城市规划学者对生活福利水平可能下降的担心。因此,对巨型城市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这些城市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方面。

巨型城市是根据人口规模来定义,因此,哪些城市可以归属这一行列,是非常明确的。据统计,1950年全球仅有1个巨型城市,2000年时数量已增加到19个。根据联合国估计,到2015年,全球巨型城市数量将达到23个,并且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巨型城市数量将仍旧保持在4个:东京、纽约、洛杉矶和大阪,数量与2000年持平。届时,全球前十大巨型城市中,发展中国家将占据8席。与此同时,世界人口也逐渐向巨型城市集中。1975年,全球仅有不到2%的人口居住在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

^① 参见 www.megacitiesproject.org。

6 全球城市： 经济特质与二元劳动力市场

而到 20 世纪末,这一比例已超过 4%,2015 年将达到 5%,那时居住在巨型城市内的世界人口将不少于 4 亿。从 1950 年到 2000 年间,巨型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表现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同步增长;而 2000 年以后,巨型城市人口的增长则主要在发展中地区。

表 1-1 全球巨型城市(1950 年、1975 年、2000 年与 2015 年)

单位:百万

排名	1950		排名	1975		排名	2000		排名	2015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1	纽约	12.3	1	东京	19.8	1	东京	26.4	1	东京	26.4
			2	纽约	15.9	2	墨西哥城	18.1	2	孟买	26.1
			3	上海	11.4	3	孟买	18.1	3	拉各斯	23.2
			4	墨西哥城	11.2	4	圣保罗	17.8	4	达卡	21.1
			5	圣保罗	10	5	纽约	16.6	5	圣保罗	20.4
						6	拉各斯	13.4	6	卡拉奇	19.2
						7	洛杉矶	13.1	7	墨西哥城	19.2
						8	加尔各答	12.9	8	纽约	17.4
						9	上海	12.9	9	雅加达	17.3
						10	布宜诺斯艾利斯	12.6	10	加尔各答	17.3
						11	达卡	12.3	11	新德里	16.8
						12	卡拉奇	11.8	12	马尼拉	14.8
						13	新德里	11.7	13	上海	14.6
						14	雅加达	11	14	洛杉矶	14.1
						15	大阪	11	15	布宜诺斯艾利斯	14.1
						16	马尼拉	10.9	16	开罗	13.8
						17	北京	10.8	17	伊斯坦布尔	12.5

续表

排名	1950		排名	1975		排名	2000		排名	2015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18	里约热内卢	10.6	18	北京	12.3
						19	开罗	10.6	19	里约热内卢	11.9
									20	大阪	11
									21	天津	10.7
									22	海德拉巴	10.5
									23	曼谷	10.1

数据来源: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1999 Revision* (2000).

(2) “世界城市”

巨型城市主要从人口数量角度关注城市发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城市在区域、国家、全球的地位和等级更多是从它的功能和作用方面体现出来。虽然发达国家的城市就其人口规模而言,能够进入巨型城市行列的并不多,但如果从城市对外服务的基本职能角度观察,那些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居于领导地位的城市大多位于发达国家。

Patrick Geddes(1915)是最早提出“世界城市”这一名词并进行研究的学者,^①但真正对世界城市进行深度研究的当首推英国学者 Peter Hall(1966),他在 1966 年出版的《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一书中,从多个角度对“世界城市”进行了定义,他认为“世界城市”是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力量中心,也是与政府相关的组织机构中心;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中心,扮演着本国甚至

^① Patrick Geddes, 1915, “Cities in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邻国贸易货栈(entrepôts)的角色;是银行、保险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中心;是医疗、法律、高等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应用等高级专业活动的中心;是以出版业和大众媒体为代表的信息聚集和扩散中心;是奢侈品和大众商品的消费中心;是艺术、文化和娱乐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中心。^①

Peter Hall 对“世界城市”的上述定义,在今天看来可能仍然是适用的,只是在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的背景下,需要做进一步的扩展和修订。^② John Friedmann 在 Peter Hall 研究的基础上,于 1986 年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③ 他把世界城市体系看作是新国际劳动分工在空间组织上的表现,提出了七个彼此相关的论断:(1)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与融合形式,以及在新劳动空间分工(the new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中的职能,将决定城市的结构转型;(2)全球资本把某些关键城市作为空间组织的“基点”(basing point)以及生产和销售的“节点”(articulation),这些关键城市即为世界城市;(3)世界城市成长的推动力来源于少数快速成长的部门,例如公司总部、国际金融部门、全球运输及通信部门以及高层次的商业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4)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的主要汇聚地点;(5)世界城市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6)世界城市的形成加深了产业资本主义的矛盾,造成阶层和空间的极化;(7)世界城市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往往超过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容易引起社会和财政危机。Friedmann 的“世界城市假说”实质是把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运用于城市的空间组织研究方面,试

① Peter Hall, 1966, "The World Citie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② Peter Hall, 1997, "Megacities, World Cities and Global Cities", 参见 http://www.megacities.nl/lecture_1/lecture.html.

③ John Friedmann,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69 - 83.

图揭示出全球化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影响。因而,该理论为世界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3. “全球城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 Saskia Sassen 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性体系框架——“全球城市”模型,试图对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经济基础、空间组织及其社会结构作进一步的分析。

“全球城市”的形成与新一轮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经济的空间重组密切相关。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向的转变以及国际贸易的扩张,全球服务业和金融业的规模显著增长。政府管制的放松以及通讯与运输方式的变革,使得一些基础设施优越、市场环境良好的城市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和专业化服务部门的集中。由于这些城市在掌控资本、服务与信息的能力方面越来越强,逐渐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居于节点地位,并对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Sassen 在着重分析全球经济的三个顶级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后认为: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数几个城市集聚的程度就越高。在上述三个城市,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已替代制造业成为城市的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不仅重塑了城市自身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而且有能力对全球经济进行控制。因此,“全球城市”必须是世界经济关键部门所在的城市,这些城市既受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影响,又被整合到当代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Sassen 提出的“全球城市”概念与 Friedmann 先前定义的“世界城市”在内涵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认为这类城市是在全球化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的背景下形成,并且对全球经济的运作具有控制能力。但是,Sassen(2001:1)还强调“全球城市”在区位特征上具

有四个特点：(1)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中心；(2)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3)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4)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①

Friedmann 的“世界城市”假说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世界城市”的发展，Sassen 的“全球城市”理论则着重从企业区位选择的角
度来研究城市。Sassen 的“全球城市”模型可以概述如下：(1)经济的全球化程度越高，中心功能在少数城市的集聚越强。虽然跨国公司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开展业务，但只要所有权仍旧保持集中，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反而催生了中心管理的需要。并且，由于中心管理越来越复杂，跨国公司需要更多专业服务去控制其分散的工厂、办公室以及市场，而“全球城市”具有提供这种专业化服务的能力。(2)中心管理功能促使国际金融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向“全球城市”集中。因为金融部门和生产者服务部门在空间上的区位接近，能够使得彼此受益，因此它们在主要城市往往集聚成生产者服务联合体(Producer service complexes)。虽然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制造业的分散使得跨国公司总部选址的灵活性增强，但是由于这些公司需要专业服务企业去帮助控制公司的运作，因而跨国公司总部选址弹性增加的同时，高度专业化和网络化的服务部门构成了“全球城市”独特的产业优势。(3)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全球分散，使得专业服务公司必须提供全球服务，这就意味着存在专业服务企业的全球分支机构或其他形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随着政府管制国际经济活动功能的弱化，跨越国界的“全球城市”间交易与联系日益紧密，城市与所在国家的经济联系反倒疏远。“全球城市”间逐渐形成跨越国界的城市网络层级体系，彼此之间的依赖和互利得到加强。(4)制造业区位的空间分散和金融业、生产者服务

^① Saskia Sassen, 2001, “The Global Cities: New York, London, Tokyo” (2nd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